

【饮馔琐忆】

# 老济南烧饼轶事

□张稚庐

过去，老济南人习惯每日两餐，每到做中、晚饭时才支锅燎灶，炊烟袅袅。除乡下外，城里没有吃三餐的。不过，清晨起来都吃早点，充饥而已，并不管饱。

济南小康之家的早点，大多是“烧饼馃子”、“豆汁甜沫”。天刚蒙亮，“香油馃子、大烧饼！”长街幽巷里便传来小贩的叫卖声。馃子不同于油条，馃子为椭圆形，炸得很酥，小贩用小刀把烧饼划开，加上馃子，称为“一套”。两者相配，越嚼越香，多少年也没吃厌。当年义祥兴号、徐盛堂号炸的馃子最有名。现在已见不到馃子了。油条摊上是把两块油面切成长条，摆在一起，用手一抻，放进油锅，炸成棍状，不酥不脆，可这种“一柱擎天”式的油条竟也能统一天下。

至于烧饼，据我往昔所见，济南有瓢子烧饼、马蹄烧饼、叉子火烧、芝麻烧饼、油酥烧饼、麻汁烧饼、糖鼓子烧饼、朝牌烧饼等不下八九种，或甜或咸，各有风味。

烧饼源自“胡饼”，顾名思义，乃“胡人”之食。那么，胡饼何时传入中原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胡饼上撒芝麻，古称“胡麻饼”。相传它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了。说起济南烧饼，真是各有其味，每天能换着花样吃。以马蹄烧饼夹馃子最普通，把馃子一瓣，夹在两个薄薄的“马蹄”中，用手掌一压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馃子都成碎屑，又酥又脆，满口芝麻香。

糖鼓子烧饼，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，以其形似鼓而得名。这烧饼是用“发面”和“死面”合掺而成，以红糖做饼心，上蘸一层芝麻，先烙后烤，烤熟后酥脆香甜，热食最佳。也有小贩提篮叫卖于街巷，尤为妇孺喜食。莫小看一枚小小的鼓子烧饼，也能卖出名声，如早年的增盛东烧饼铺，上世纪30年代的平民号，最有名的是聚乐轩、张盛成清末时就学成了打烧饼的好手艺，无出其右者。

记得昔年离我家不远的大梁隅首街路北，有个叫曹老二的打的“朝牌烧饼”远近闻名。

这是种长条烧饼，长约六七寸，宽二寸许，两头微翘，像一块“朝牌”，即“朝笏”——大臣朝觐皇帝时手中所执的狭长板子，多为象牙制成，用以记事面奏，以备遗忘——这种烧饼是发面的，先擀成长面片，抹上花生油，撒上花椒盐，卷成长筒状，揪开，再擀成饼坯，上撒芝麻。朝牌烧饼须用缸炉烤制，缸炉是瓦缸，外面糊着层厚厚的黄泥，底部围有火墙，缸的中间生火。把饼坯放在手背上，反面朝上，逐个贴在缸壁上。挑旺炉火，一会儿，见饼成焦黄色，便烤熟了。曹老二打的烧饼外酥里软，微咸适口，芝麻香与面香相融。我有时把家中炼猪油剩下的油渣剁碎，让他打进烧饼，他无不欣然从命，趁热食之，尤美。曹家饼铺关门后，六十年，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的朝牌烧饼了。

这家烧饼铺后来如何呢？

曹老二的生意很好，天天有些小贩挎着篮子来趸烧饼，往往不到早晨8点就熄炉。万没想到，竟因一次“闹着玩”

关了门，真是市井奇闻！原来，曹老二斜对门住着一个“刘愣子”，在北关车站扛大个（搬运工），他每天都来买烧饼当早点，两个汉子见面常开玩笑，相谑为戏，满口荤话，习以为常。某年一个冬晨，天还黑咕隆咚的，曹老二正在屋里打烧饼，听得刘愣子进了大门，说：“今天真冷！”曹老二心思一动，把一块生面饼坯子贴在脸上，面壁而立。屋里一盏荧荧如豆的油灯，昏昏摇影，刘愣子推门进来，朦胧中只见曹老二的背影，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不声不响，他好奇怪，诧异间，曹老二猛然回过头，幽暗中一张光溜溜的白板脸，无眉目口鼻。“哎呀！”刘愣子大叫一声，夺门而逃。他这次没愣起来，被吓得大病一场。他媳妇把药渣泼到曹家门口，骂道：“这是闹着玩吗？晌巴早晨装鬼吓人……”旧俗语“晚上见鬼还有一年，早上见鬼就在眼前”，乃老济南所深忌。从此，曹家的买卖一蹶不振，后关门大吉，其人也不知所踪。



秋柳园杯 诗歌征文

投稿邮箱:lixiashige@163.com

## 秋柳园(外一首)

□魏敬群

一条老街  
沉入明湖  
诞生在这里的诗  
永恒于天空

渔阳山人  
坐绿荷中间  
吟绿色飞天  
白鹭掠过水面亭  
衔他的神韵

## 千佛山(外两首)

□潘德宝

久仰 一种熟悉的敬仰  
千佛 从未读清熟悉的容颜  
沉迷在您温暖的怀中  
做一个不醒的梦想  
您用厚重的胸怀孕育  
泉城的碧水蓝天  
氤氲薄雾淡含齐烟九点  
紫色烟霞轻罩兴国禅寺  
晨钟暮鼓 经声佛号  
婉转低回 谁能算清  
红尘中还有多少梦迷人  
千年的石阶盘桓  
夜半寒月下  
一步九叩的虔诚  
慰藉着太多的期待  
您已是古城的象征  
抚摸着隋唐的浩渺  
仰望您的威严与慈祥  
这积淀岂止万丈长卷  
舜帝耕耘的吆喝声  
至今仍回荡  
在吉象的头顶  
济南人的心中



是体验与农民“三同”的，自然有很多规定：不准从家里带食物（包括咸菜），不准带零钱买食品，不准请假回家等。我和几名男同学住在一户农民的土坯房里，关不严的门窗透风漏气，铺着秫秸、山草的地面就是睡觉的床。

我们每天扛着板镢下地，刨地瓜，收玉米，和村里农民一同出工干农活，一日三餐自己做饭。早餐是玉米面粥，地瓜面窝头，午饭和晚饭有馒头，不过也是地瓜面蒸的，一天中唯一一顿炒菜是基本不放油的炒地瓜叶。头两天，大伙吃得挺带劲，因为不管是地瓜还是地瓜面窝头，都管吃饱。在计划用粮的年代，能填饱肚子，可是件幸事。不过三天过后，眼瞅着面前的地瓜食品，就再也不想下口了。到后来，同学们都觉着身

体乏力，我那双腿也有些虚肿，手指按下有个窝。后来才知道那是营养不良造成的“水肿”。

这次劳动虽说只有十几天时间，却让我们经历了许多，留下了难忘的印记。劳动结束后，

【民间记忆】

□任善昆

1958年9月，花季少年的我踏入济南铁中校门，开始了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。那三年，是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，我们的高中也是在一半劳动、一半学习中度过的。曾记得，我们在校园里建起“小高炉”炼钢铁，在卧虎山下推土筑坝修水库，“广阔天地”里春种秋收夏抗旱……这其中，记忆犹新的，还是到济南南部乡村参加“三同”劳动。

1960年9月，我已是高三的学生。开学不久，学校便落实党的与农民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的号召，安排毕业班到农村去开展实践活动。我们这一批去了两个班，四班被安排到稍远的石青崖村，我所在的三班则留在土屋村。当时，正是“瓜菜代”的特殊年代，土屋村村民生活自然也很困难。我们

## 难忘土屋村

是体验与农民“三同”的，自然有很多规定：不准从家里带食物（包括咸菜），不准带零钱买食品，不准请假回家等。我和几名男同学住在一户农民的土坯房里，关不严的门窗透风漏气，铺着秫秸、山草的地面就是睡觉的床。

我们每天扛着板镢下地，刨地瓜，收玉米，和村里农民一同出工干农活，一日三餐自己做饭。早餐是玉米面粥，地瓜面窝头，午饭和晚饭有馒头，不过也是地瓜面蒸的，一天中唯一一顿炒菜是基本不放油的炒地瓜叶。头两天，大伙吃得挺带劲，因为不管是地瓜还是地瓜面窝头，都管吃饱。在计划用粮的年代，能填饱肚子，可是件幸事。不过三天过后，眼瞅着面前的地瓜食品，就再也不想下口了。到后来，同学们都觉着身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王绍忠

在我们章丘老家，迈进每户的大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迎壁墙中心那晃眼悦目的“福”字。仔细端详，如一位长者在门口正襟危坐、笑口常开地迎宾纳客。

这个“福”字为何长在了迎壁墙心？揣着心中的疑问，我去请教对门堂叔。早年，他对古文典籍阅读甚多，对文物、族谱颇有研究。他说，根据农家天井院落的建筑结构，修缮房屋时，农家便建有连体（房舍墙壁）迎壁、独体迎壁、门外（大门）迎壁和巷口迎壁等多种。原本农户没设迎壁墙时，从大街路过的行人，会直接看到堂屋里的情形，且望得真真切切。为了增强庭院的隐蔽性、安全感，也维护村民的隐私，便挖基铺石，垒砌砌壁，从而阻断当街的视线。至今，在黄河沿岸一带，人们仍然称迎壁为“影壁”，寓意便是模糊人们

## 迎壁墙心的“福”字

的视线，让你看不清楚，这便是农户设立迎壁的初衷，也是迎壁的作用和功能。

砖垒灰抹做的迎壁不具备文化气息，没有观赏性。经过一代代人的斟酌、设计和思虑，便开始在迎壁中心位置用楷书或行书写一个尺数见方的“福”字。福字的左部为“衣”字旁，右边为一口（人）一亩田，合在一起为衣食无忧之意。

堂叔对迎壁设立的历史不甚明了，他让我去当铺街西首路南胡同里向细瓦匠王大爷求教。其祖父是清末秀才，父亲又是本村的私塾先生。他听其父说盛唐时期，城乡的达官贵人、乡绅富户都大兴土木，修建四合院落。至唐代中后期，始建造迎壁，一是预防冬春两季风暴沙尘刮进庭院；二是防止路人窥视房主，以免显财露富。福字何时在迎壁上“露面”，王大爷掰着手指数



算了半晌，才得出结果。福字和春联都出自北宋时期，门扉贴春联的意图祛邪禳灾、祈福贺岁；迎壁写福字的寓意是祈求丰年、人丁安泰。

“福”字有多种类型，其中有端庄秀丽的石雕“福”字，石料取质地细腻光滑的正方

形青石。它边长为0.6米，厚度为0.15米。字迹凸显，四围配有纹饰，竣工后镶嵌于迎壁正中。其次便是砖雕“福”字，“福”字大约1.2米见方。它笔画平直，规矩严谨，周边刻有祥云、蝙蝠（福的谐音）等装饰物。还有一种为木质“福”字，庭院的先祖一般为乡绅富户。当年修建房舍、打造家具时剩余的高档木料，如南方楠木、檀木和北方松木边角料，采用先拼接、后雕刻的方式，打造成0.5米见方、0.1米厚的正方形楷书福字，用颜料、油漆涂染成丹色或青色，镶嵌于迎壁中间。这三类福字均建于清代和民国年间，没有逃脱“文革”的摧残，大都被毁坏，所剩寥寥无几。跨入新世纪以来，农家盛行水泥“福”字，此种“福”字酷似浮雕，既古朴庄重，又新颖别致，手书“福”字和印刷“福”字则是当前乡村最为流行的两种。

## 趵突泉

在清澈里浣洗 温婉的味道  
闲逸的鱼儿 便清照可人  
是否着了书香的道儿  
摇首摆尾间透着清辞的丽藻  
大师的花鸟 掩映林中  
小院深深 弥漫雄浑豪放  
名泉藏至圣 竹园隐盛德  
淡然绘大写意 巨匠无双

雪月观灯 百姓传统  
猜谜的欢乐亮了眼睛  
大串糖葫芦 碧波映红  
厚重文化蕴在数不清的泉中  
漫度观澜檐阁  
泺源之水涌若轮  
帝王骏客月下吟 堪比水长  
云雾润蒸仙入境 明湖听水声  
赞了这千年的悠久  
不衰的盛名

## 大明湖

凉爽的清澈刻在童年的记忆  
柔滑的青苔铺满顺河石阶  
略显稚嫩的脚步 越过河  
北极阁是那样的巍峨  
小沧浪亭雕栏斑驳  
几只扁舟闲系 斜柳夕阳  
翻过秋柳园的青墙  
月夜下 三丈水泥台  
有懵懂少年 格斗的身影  
突降暴雨 鱼儿呛翻肚  
悄悄下水 哪顾深浅  
裤腿塞满鱼 乘兴而归  
顽皮亦阳光 终是经历  
回首往昔 难得没有愁滋味